

讓書“漂”

文：小黑

隨著學習的成長及閱讀的累積，家裡的書也變得越來越多，很多書讀過了或許不會再讀，扔掉又捨不得，書架日積月累被填滿，居家淺窄又容不下更多的書架，於是，書本的儲存就成為家居整理的一個傷腦筋問題。

其實，書的價值在於被閱讀，如何才能讓封塵已久的書本重新煥發生命？曾經和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，有的說不如捐給圖書館，原則上是可以的，但澳門的現況是圖書館並不缺書，而基於行政的安排，書本未必能找到知音。又有人說可以跟別人交換，這是個不錯的建議，但關鍵需要找到適合交換對象，換句話說，我們需要一個可以讓讀者交換的平台，進而進行閱讀交流。因此，“漂書”應該是最適當的平台。



“漂書”就是圖書漂流。“漂書”的構思源於上世紀 60 年代的歐洲，以分享書本與互動閱讀分享的概念出發，書友將自己不再閱讀的書放（放漂）到指定的公共場所，如公園或車站的長櫈上，提供給拾取到的人閱讀，自己亦可取閱別人放下的書。放漂的書本通常貼上特定說明書籤，鼓勵讀者自由取閱，但亦希望讀者按要求在閱讀後，以相同的方式將書本再“漂書”回指定的公共場所，讓下一個讀者可以取閱。這個過程讓書本在不同讀者的手上不停漂流，遇見更多知音。其實，歐美流行的漂書在郊外社區為多，又稱為“微型圖書館”，或稱為“小小免費圖書館”，主要利用廢棄電話亭或訂做的大信箱，由社區居民擺放或捐出已讀完或不再使用的書籍，大家互相交流取用，亦有人在火車站月台位置放書，讓候車乘客可以隨手取閱。

早在 2007 年，鄰埠香港就開始發展漂書運動。當時香港遊樂場協會與香港電台網站在暑假合辦“漂書行動”，希望結合互聯網的互動性進行圖書漂流，凝聚閱讀社群，鼓勵青少年分享閱讀的樂趣。台灣地區這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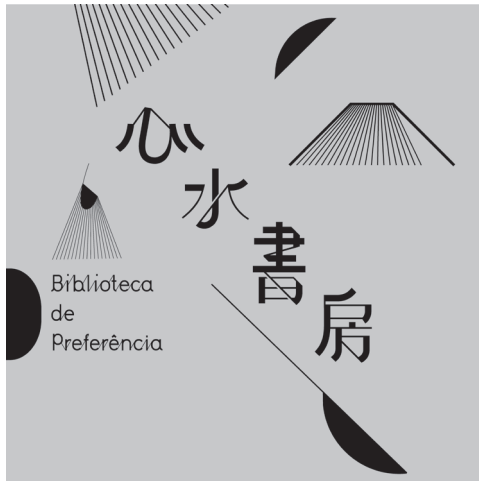
年開展的漂書活動也辦得有聲有色。台灣地區北部率先在公共場所、捷運站，甚至在公車上，放置免費圖書，讓大家自由取閱。台灣地區南部前年在多個火車站設置了漂書站和閱讀區，由圖書館及愛心人士捐出書本，讓候車乘客可以享受閱讀的便利和樂趣。2015年進一步擴大漂書範圍，例如高雄市在全市圖書館分館、火車站、機場、港務旅客中心，以及機關部門等合共設立 60 多個“漂書站”，為市民提供閱讀便利。民間的漂書組織更在台灣地區各地設置漂書箱，讓民眾可以自行取還圖書，結合網上登錄分享閱讀心得。

但是，“漂書”實際操作中亦有不少困難。書本被拿去的多，還回來的或捐出來的少，聽說也有資源回收業者會搜括漂書站的書本當作廢紙拿去變賣，導致“漂書站”經常書籍空空如也。如何讓讀者願意捐出或願意歸還？教育宣傳是一個方向，有人建議由政府主導漂書，選定地點，例如在車站、超市商場等，設置簡易電子微型借書站，讓市民可以借閱



圖書。其實，這只是將原先在圖書館的借閱手續戶外化和靈活化而已，與漂書的原意又相去甚遠了。

多年來，澳門特區政府和民間有心人也先後舉辦過各類漂書或換書活動，例如民政總署圖書館（現由文化局管轄）曾舉辦“圖書集散地”及“以書會友”活動，文化局澳門公共圖書館與民間機構之前也合作在南灣雅文湖畔開設“心水書房”，舉辦好書交換及書籍漂流活動。而民間方面，新橋坊會去年開始已在新橋花園設立簡易漂書站，希望藉此推動社區的閱讀風氣；坊間和社區，例如水坑尾百老匯文創村等，亦有不定時的好書交換活動，推動圖書漂流，鼓勵讀者分享閱讀的樂趣。



書會友”活動，文化局澳門公共圖書館與民間機構之前也合作在南灣雅文湖畔開設“心水書房”，舉辦好書交換及書籍漂流活動。而民間方面，新橋坊會去年開始已在新橋花園設立簡易漂書站，希望藉此推動社區的閱讀風氣；坊間和社區，例如水坑尾百老匯文創村等，亦有不定時的好書交換活動，推動圖書漂流，鼓勵讀者分享閱讀的樂趣。



隨著互聯網的發展，早在 2014 年澳門已有熱心的讀者踏出了新的一步，首創在臉書（Facebook）上設網上漂書站（Facebook 公開社團 / 澳門免廢漂書），讀者在網上“放漂”的書本，通過訂閱者的回應，按先後順序將書本漂到訂閱者的手上，配合指定的交收場所，讓書本在訂閱者之間漂流，由於訂閱者的回應都可追蹤，從而減少了借而不還的情況，也促進了書本的流轉。未來，相信漂書形式透過互聯網的互動性和廣泛性，將發揮更大的影響力，結合讀者網上交流閱讀心得的便利性，從而達到更有效的漂流效果，無遠弗屆。

漂書方案讓家裡閒置的書本可以重見天日，物盡其用，對於那些在時間上或金錢上不能負擔經常去書店或到圖書館的讀者，也能享受到閱讀的便利。親愛的讀者，如果你手上有一些已讀完的好書，不妨將他們拿出來放漂，讓他們重見天日，重新賦予書本生生不息的價值！

